

223877

東坡七集  
(上)

中華書局印行



東坡七集

178885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甸齋校  
刊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東坡奏議卷第四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因擒獲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乞詔遣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參定集祖治廷試策狀二首

大聖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

考劄子

大雲論差役不便劄子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劄不當乞差曉事使臣

交著

奏勅巡鋪內臣陳從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燦等

論特奏名

省試於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乞不分差經取士

乞不分差經取士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於榜館職皆待殿上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學士臣韓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諸官亦領恩幸相於明日臣謂太速以謂偏師獨

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以謂偏師獨

非一見有一將方指青塹此乃阿里骨果若更待

三五日間必功後有奏報實不晚今若倖驕驕功

誠不知賞功後有奏報實不晚今若倖驕驕功

防整肅肅慢若捷奏朝至舉朝夕賀則邊臣聞之

謂不世之奇功或思禮太過則將驕幸情後無以

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昔謝安破苻

堅書至安與客圍棋不輟曰小兒輩已破賊安亦

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  
死取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官職試劄子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

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危之機自在今

然將驕幸情以勝為當今待敵之要雖臣區區然亦

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雖然亦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者至二百餘里於亡橫山之地亦絕無百里不敢耕

城郭五寨奸情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  
守計不遇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勦戰  
守深明遠曲自新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  
曾未一戰而撤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前日  
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章之捷或無有若輩之  
謀必將為恭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  
朝廷復欲撤兵則是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虞故臣  
主爵之詞而却其使然使明初勦諸將若夏人款  
放犯順今雖欲使反覆難保臣實改人向化當且  
邊臣示義雖不逆其意亦必不致求和也彼若  
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致求和也彼若  
盜乎今歲浮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  
不勝乎今歲浮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  
雖士勉斥候精明廣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  
不可以不知者也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  
臣獻言乃欲難難其請不急以曲成之必固直情而  
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必固直情而  
直情而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必固直情而  
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也若權其利而害究其  
無小異然臣竊慮夫一朝廷之問似欲以事為無事  
者臣竊以為為國不問似欲以事為無事  
事異事之舉與生事均皆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  
不服藥皆可殺人也夫生事者骨之病也服藥也其  
者有病而不服藥也夫生事者骨之病也服藥也其  
當子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  
不幾於有病而服藥乎今何臣欲逐逐之使受恩  
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  
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慮今在弭伐而食功  
策城非盡滅我族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  
得地非盡滅我族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  
今雖心既好生惡戰力屈情見勝欲立可知也  
未幾心既好生惡戰力屈情見勝欲立可知也  
今日新獲鬼章威服戎狄邊臣買馬欲立可知也  
史蹟乘而守之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者  
阿全師獨克使解有遠慮其數者乃以忠順即  
國豪酋而己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者  
唐為戒今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取要事自  
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  
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  
憲意宜釋召使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謝之使  
以順罪當誅然其首領以罪其心以為重寶  
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慮鬼章之  
者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國辱為生計自生計  
食求死以發其臣子首領願臣老病病憤必將  
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事意復憤必將  
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之勢其交  
勢必危若見升而吾不能救使臣二寇合三面以  
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計阿里骨而納諸忠臣當  
放放生還質之天地示以信鬼章若從則商賈貴  
之使信臣之信臣之信臣之信臣之信臣之信臣  
死之計其眾必從以鬼章之眾與溫溪心合而  
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眾必相攻繼未能  
與阿里骨一足以使二寇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學士臣文彦博奏為  
戰勝而遠愈深沉不勝平功成而兵不解沉不成乎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學士臣文彦博奏為  
戰勝而遠愈深沉不勝平功成而兵不解沉不成乎

徐策幾幾殺後得惡釋不敵放還獲卒立奇  
功李恩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起卒  
章之獲乘機名將不能行此處事也識者或謂  
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愚死於中  
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夷之患惟恐解此  
勝恐其為罪之至取進止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摯卿賀表具言阿  
骨失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贖官爵又竊謂  
說皆未得為得阿骨里骨之理今聞其女已嫁  
之理今聞其女已嫁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  
叛離離恐其乘數年蓄力養成假吾爵命以威  
大事若得休養數年蓄力養成假吾爵命以威  
非獨一不附己者羽翼所成西北相應必為中  
廷以為一不附己者羽翼所成西北相應必為中  
料良不為過西蕃小醜朝為叛逆暮許通和則  
則西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  
則西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  
阿即頻發兵深入我討彼新寇大首領率國  
等諸族已為所質勢未能動而其伴翼今聞溫  
發厚幣遣辨士以難其腹心其伴翼今聞溫  
其部族溫溫溪乞所請以與之合而討之則  
即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制夷之計也若  
若不可復用許阿骨里骨通和即頻推示赤心  
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自  
和之請又不削其官爵存而勿論議之度外使  
邊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臣竊懼天聰罪當  
進止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摯卿賀表具言阿  
骨失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贖官爵又竊謂  
說皆未得為得阿骨里骨之理今聞其女已嫁  
之理今聞其女已嫁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  
叛離離恐其乘數年蓄力養成假吾爵命以威  
大事若得休養數年蓄力養成假吾爵命以威  
非獨一不附己者羽翼所成西北相應必為中  
廷以為一不附己者羽翼所成西北相應必為中  
料良不為過西蕃小醜朝為叛逆暮許通和則  
則西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  
則西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  
阿即頻發兵深入我討彼新寇大首領率國  
等諸族已為所質勢未能動而其伴翼今聞溫  
發厚幣遣辨士以難其腹心其伴翼今聞溫  
其部族溫溫溪乞所請以與之合而討之則  
即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制夷之計也若  
若不可復用許阿骨里骨通和即頻推示赤心  
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自  
和之請又不削其官爵存而勿論議之度外使  
邊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臣竊懼天聰罪當  
進止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摯卿賀表具言阿  
骨失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贖官爵又竊謂  
說皆未得為得阿骨里骨之理今聞其女已嫁  
之理今聞其女已嫁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  
叛離離恐其乘數年蓄力養成假吾爵命以威  
大事若得休養數年蓄力養成假吾爵命以威  
非獨一不附己者羽翼所成西北相應必為中  
廷以為一不附己者羽翼所成西北相應必為中  
料良不為過西蕃小醜朝為叛逆暮許通和則  
則西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  
則西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  
阿即頻發兵深入我討彼新寇大首領率國  
等諸族已為所質勢未能動而其伴翼今聞溫  
發厚幣遣辨士以難其腹心其伴翼今聞溫  
其部族溫溫溪乞所請以與之合而討之則  
即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制夷之計也若  
若不可復用許阿骨里骨通和即頻推示赤心  
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自  
和之請又不削其官爵存而勿論議之度外使  
邊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臣竊懼天聰罪當  
進止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 御試不分初覆考

元祐三年正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斷  
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一分至京  
英儒展限限於三月及即應所展人數不多至時  
若隔下三五百人趁時不暮之意欲乞自今日已往更  
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日已往更  
展半月方始差官仍令禮部速速印出榜樣分  
近州郡但求試以前到者並許投保引試若慮放榜  
却便限五七三月內不及即乞省試添差小試官十  
此等不暇精詳又據初覆考官不敢候卷子五十方  
定等第以是逐旋據錄所關到候卷子三十五方  
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相照所定高下或寄於幸與  
不幸深為不便不若只依南省條式聚衆考官為  
處適用又限便卷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  
詳算失又 御試放榜亦可以速了臣竊意 祖宗  
之法所以分考官為四處者蓋是當時未有封彌  
錄故須分別以防弊倖今來既有封彌錄縱欲循  
私其勢無由若只依南省條格妄無妨礙乞賜詳酌  
指揮取 進止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  
雪過常歲不效農夫失業商賈不行引咎在朝近  
汴之澤單及方外而詔下之雪作不不已臣竊位  
侍誠感無任憂食而數次伏思 陛下即位以來  
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利  
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珍常寒為瑞無  
近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不識乞 聖訓論  
以此聖而 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  
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四顧  
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不敢言近聞差役小臣  
行若力言其弊而該官輒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  
此等亦無他意方以爲主光之言欲不知光意及其  
既反則安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欲不知光意及其  
公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  
欲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

呂公著安撫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  
行之今不欲變更恐害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  
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役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  
及幾年一次差役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  
計算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吏更校胥百端蠹食  
計至轉運實害尤爲五路百姓例皆不抽差手監  
司至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賊  
而至於如此雖實難背背微權則何以事不變  
恐當言者然臣前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爲  
其從所疾遂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 聖意即乞  
便行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栗  
待罪之至取 進止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

元祐三年二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  
雪過常歲不效農夫失業商賈不行引咎在朝近  
汴之澤單及方外而詔下之雪作不不已臣竊位  
侍誠感無任憂食而數次伏思 陛下即位以來  
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利  
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珍常寒為瑞無  
近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不識乞 聖訓論  
以此聖而 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  
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四顧  
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不敢言近聞差役小臣  
行若力言其弊而該官輒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  
此等亦無他意方以爲主光之言欲不知光意及其  
既反則安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欲不知光意及其  
公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  
欲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

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  
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進士蔣立時約有  
在場舉人亦皆恐涼不安尋取到虎頭銀級李及等  
狀舉人巡撫動員陳德舉人懷安有唱法而內臣  
廷取士之金動員陳德舉人懷安有唱法而內臣  
陳德乃敢動員陳德舉人懷安有唱法而內臣  
勢勢傷動員陳德舉人懷安有唱法而內臣  
慈特賜行進取員陳德舉人懷安有唱法而內臣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實院今月三日據巡撫官  
領到進士盧君劄子奏實院今月三日據巡撫官  
盧君來就王燦問道不知歐陽之洪知復是洪  
烈為復是洪知王燦別無一面且對當院看詳若將  
字使作傳義未為允當已一面且對當院看詳若將  
降指揮與不合一劍考校取進止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實院今月三日據巡撫官  
領到進士盧君劄子奏實院今月三日據巡撫官  
盧君來就王燦問道不知歐陽之洪知復是洪  
烈為復是洪知王燦別無一面且對當院看詳若將  
字使作傳義未為允當已一面且對當院看詳若將  
降指揮與不合一劍考校取進止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實院今月三日據巡撫官  
領到進士盧君劄子奏實院今月三日據巡撫官  
盧君來就王燦問道不知歐陽之洪知復是洪  
烈為復是洪知王燦別無一面且對當院看詳若將  
字使作傳義未為允當已一面且對當院看詳若將  
降指揮與不合一劍考校取進止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實院今月三日據巡撫官  
領到進士盧君劄子奏實院今月三日據巡撫官  
盧君來就王燦問道不知歐陽之洪知復是洪  
烈為復是洪知王燦別無一面且對當院看詳若將  
字使作傳義未為允當已一面且對當院看詳若將  
降指揮與不合一劍考校取進止

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特  
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  
舉凡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  
識也伏乞斷旨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  
近日伏乞斷旨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  
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官  
文等長吏之類不知出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  
臣等非不知出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  
臣等非不知出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  
臣等非不知出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重不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實院今月三日據巡撫官  
領到進士盧君劄子奏實院今月三日據巡撫官  
盧君來就王燦問道不知歐陽之洪知復是洪  
烈為復是洪知王燦別無一面且對當院看詳若將  
字使作傳義未為允當已一面且對當院看詳若將  
降指揮與不合一劍考校取進止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實院今月三日據巡撫官  
領到進士盧君劄子奏實院今月三日據巡撫官  
盧君來就王燦問道不知歐陽之洪知復是洪  
烈為復是洪知王燦別無一面且對當院看詳若將  
字使作傳義未為允當已一面且對當院看詳若將  
降指揮與不合一劍考校取進止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實院今月三日據巡撫官  
領到進士盧君劄子奏實院今月三日據巡撫官  
盧君來就王燦問道不知歐陽之洪知復是洪  
烈為復是洪知王燦別無一面且對當院看詳若將  
字使作傳義未為允當已一面且對當院看詳若將  
降指揮與不合一劍考校取進止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奏為將來科場復詩賦乞  
更不分經取人等 聖旨依奏今來却見禮部新  
立條貫將來科場如美試官三員者以二員經義一  
員詞賦兩員者各差一員臣等竊謂復詩賦與經  
義兼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分而為二其  
義無謂也凡美試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  
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  
詩賦若不擇人雖用本科不免錯須自擊律變考  
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  
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試官一而後得此本  
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試官一人而後得此本  
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以為創立此條使一試  
院中有兩頭試官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自來  
試官專在爭競不一又分為兩黨試義者主虛浮  
之文考詩賦者主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舉  
人問之必與詞訟為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 朝廷必  
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 朝廷必  
欲用詩賦之人為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見充其  
間久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不如  
經義及第有文之人之有材何處不可經義詩賦  
等是文詞而議者便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  
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然乞特賜指揮今後美試  
官不拘曾應經義詩賦舉者不專行取 進止  
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取 進止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 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據乃舉 親兄自來  
御試放榜日館職皆在殿上候候乃是 祖宗舊法  
以彰王國多士之美熙寧中因開門儀失檢舉不令  
上殿自此遂為定制欲乞檢會治平以前故事施行  
取 進止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劄子奏臣近領貢舉侍立殿上候候放榜見舉人  
程試有犯 皇帝執政者有官特許依本等殿第又  
有犯真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錄而 陛下親  
發德音以謂此人犯 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已而  
又有犯 僖宗廟諱者有官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稽

首欣服臣與同列退相告誦非獨以見 聖人卑小  
尊祖之意亦足以知 陛下藏於取士之法不好小  
惠以求虛名巨儒謹具貢舉合行事件 聖意將順其  
美而補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件 聖意將順其

一伏見 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

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不取雜犯而近歲

至嘉祐中始盛賜出身然猶不取雜犯而近歲

流弊之極雖舉人亦收錄錄過省舉人限年累舉

非 祖宗本意也自來過省舉人限年累舉

及第後使赴舉亦不貼科舉舉人限年累舉

非 祖宗本意也自來過省舉人限年累舉

合格當年便得進士出身此何義也伏乞 陛下

立法將來殿試除取合格人外其餘並皆黜

落或乞以分數已額取人所資入外其餘並皆黜

使俾之心如數已有去取二分指揮然有法不

行與無法同如已有法即乞申明仍告諭天下

將來殿試依法去取

自來釋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場第一人唱

名近下者或有官升一甲然皆出自 聖慮初

無著令今者南省十一人入經明行篤舉人與凡

舉開封解元武舉舉人入經明行篤舉人與凡

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省令升一甲紛然並

進士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

人主甚無謂也竊謂舉奏舉名人是豈不歸於

明行脩尤是無法其間權勢請託無所不歸於

奪解額榮榮虛名有何功能復令升甲一甲主

乃輕以與人而不復愛惜臣所未嘗伏望 聖慈

更與大臣詳議前件著令乞賜刊削今後殿試

唱名除南省逐場第一入隨時取省外其餘更

不升甲所貴進退之權專在人主其經明行修

一科亦乞詳議準行廢罷

臣近在京院與舉人交件同入劄子論特奏

名人恩澤太濫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降付

有司詳議裁減仍乞立法應特奏名人授文學

長史之類今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召保出官

伏見近時 陛下立法今後科場試官三人者

一人詩賦二人經義差兩科場試官各一人者

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凡差試官務在選擇能

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

秋經義入官不審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正用  
本科不免錯繆須自舉律變爲經義則詩賦之  
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  
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詩賦實論四  
揚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  
言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爲生出此條自  
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今後每一試院分兩頭  
項試官問經義者則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則  
貴弊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自此科場日  
有詞訟爲害不小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  
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  
欲用作詩賦之人爲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  
差充其間久離場屋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  
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欲乞特賜指  
揮今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  
學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實更不施行

右取

進止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劉子

元祐三年三月空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  
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  
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  
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  
用更入文字求去主臣退伏思頃自登州召還至備  
員中書舍人以以前初無入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  
爲學士後便爲朱光庭王若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  
攻擊不已以致羅織語言巧加醜譏謂之誹謗未入  
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  
自惟蓋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  
覺迫故致紛紅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  
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欲默而不乞則是與臺諫  
爲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伏念臣多難早衰無心進  
取得歸丘壑以養餘年其甘如飴今既未許請郡臣  
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慢  
差遣如秘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  
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取進止

東坡奏議卷第四



東坡奏議卷第五

轉對條上三事狀

論魏王在廣乞罷秋宴劄子

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錄進啟陽脩議狀

乞罷劄子

論舉王章劄子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論趙鼎隱匿敗亡德司謫量不實劄子

薦何宗元十議狀

舉何去非確又資狀

論行遣蔡確劄子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

大嘗轉奏難遇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

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

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式引奏不許關礙臣

以此知昭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

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

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

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

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

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臣伏見陛下下詔以

來惟執政得上殿外其准獨許臺諫官及開

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

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

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告則陛下使謂上天

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計上

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天上下事不加反覆詰

何以盡利害之實而況天下事不可以書載

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惟太皇

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為美

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臣獲大計豈可

以謙遜之故而不與羣臣共議哉方今天下多

事機儲監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領卒情財

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惟落決之廟堂

大臣尤宜開衆聽廣覽之路而遊專斷壅塞之

雖非細故也伏望 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

轅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諸

問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 舊制故

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

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

答狀之法足以震懾頑梗若愛惜名器則雖

日拜舞相而人不動動行詠歌而不惰此安

危之機人主之操縱也 祖宗以行詠歌之類皆

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唐勳差皆衡衡之類皆

足以懲儆在位獨於名器爵祿則出之太易每

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

一大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

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取

人之多得官之易未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

官職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紅廉取道盡中

材小官黜陟食貨到官之後便求取罪者不

為自 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

伏見 祖宗舊制過省舉人 御試黜落不少

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

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纖微亦玷科舉

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難犯亦免黜落皆非

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皆名

近下方有 特旨皆在臨時出於 聖斷今來

南省第一人以別開行簡舉人與兄該特奏名

武舉第十一人經別開行簡舉人與兄該特奏名

正甲為榮而法在上有司恩不歸於進人基無謂

也特奏名人除近十餘人外其餘皆詞學無所歸

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歸特奏大臣

諱讓今使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

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施行小惠以收

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

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

道漸以陵替龍之以法法行則知恩恩之以恩

恩則慢吾今戒之以法法行則知恩恩之以恩

唐德宗蒙靈山南蠻時事下有謂為急治之要也

息亦理之常而沿路進瓜果人飲與一試官墜



聞而果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其卒亦殺平民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戮以爲文上旨欲以請賞而守婦人不按監罪問何以臣僚上官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辨認白日殺人不少男豈有此理乃云是預爲凶人開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言言特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思成得無狀小十數人正使此等歌謠愛寵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弛廢輪輸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爲仁乎大抵爲國要在分別是非以究賞罰然後善人有功奸慝平人所告詆誣若不窮究曲直而待此臣所則君子無咎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實決而不西之咎也黃河自天決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就下旱照管中決於曹村先帝嘗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吳先帝聖神如河之飲西北行也久矣今遠决小吳前聖神如河之飲決必然之勢也政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旌乃欲於北京南開斜村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若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舍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鄧水闢官外至安撫諸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爲故道洶湧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有患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計悉費賫賸以爲然獨一孝先以爲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環四十里先以爲可作臣聞自孫使臣五十員載支物料五百餘萬有小異之法故道諸障官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拔掘取陳棄物變賣無歸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俾條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盡爲虛苒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堡官已廢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略不及此近因人言津鹽方隴北外鄰永司云四十四橋並屬北外監承司地分令一面相度尺格又云因檢對書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備四十五壩已壞臨端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富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許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舉行與北外監議司該草聽其意慮害未易枚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爲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能從不過耗費九百萬物料虛糜二萬官兵若更接續興脩則來歲當積生差怨之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道生差怨之弊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

所欽行之地稍立隄防地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  
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  
行之役乎此臣之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  
宗顯名臣貳轡脩爲事土置有脩河議狀二篇雖當  
時事宜而其所書爲害措置方略頗切今之委任  
以爲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  
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爲耳目請問論事始無虛日今  
自垂簾以來除執政置議開封尹外更無人得遽干  
有過笑譴謫論復親近清光若復磨默不言則是耳  
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爲身謀謹備  
錄今日進諍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懼待罪之  
上取進止

賜黃臣爲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  
寫錄書字不謹伏望 聖慈特賜寬赦

元祐三年十月十一日

七言古詩

下學上明奉事如行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闕焉之憂堅乞一郡休養 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之恩重萬死莫酬以臣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効死雖有失儀廢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不起就職事者實父有故言之則觸干權要得罪終不取則欺罔君父殊謂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難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 陛下踐祚之始收安於危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苟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列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旣大用臣亦被遷在於人情實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爲求進用之光旣規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爭主裁其後又因刑部侍郎陸百處與門下侍郎韓維等議刑名欲守 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絳州權用事臣臣獨人與此御史趙挺之知舊在元豐末韓氏黨一劾去臣指爲川黨兩史實挺之在元豐未轉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





中有如包拯呂海或司馬光皆在此輩敢爾哉昔  
王安石在朝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名或  
為相得志以非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  
真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  
小人之貴而寬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  
憂及治亂伏望朝廷出宸斷深察臣之議重  
乞輕恕以望朝廷之無窮臣之罪止是暗疎  
不僭臣之望則臣上荷知遇雖下得法臣之  
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  
取捷止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愚伏候  
聖裁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  
再三論列也

論邊將驕固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受性剛褻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  
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論入骨髓臣  
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閒思復起就職而  
輒復盡言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訓有失淳化二  
載此舉臣因進讀馬所以病瘦將吏不職致無由  
減第舉且不叩其飢飽勞逸也馬不能言無由  
諫之於馬輕重至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之難能言  
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之飢寒勞苦則有驚路  
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寬之殿堂盜賊之患然  
以達耳目世時陳孫吳廣已屠三國殺李由而  
不知陳使主時隋兵已滅江而後主不知此皆  
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殺  
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蔽

山之厲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  
事然臣聞去歲夏秋仰餉餉成所殺掠其後朝  
至萬餘人而歲將乃奏無所掠其後朝  
聞臣先賜放罪然後體量錄數至今遷延二年  
結絕問奏用死事之家官所當與路為罪目之  
死奪奪何使人此豈家藏又為路為罪目之  
隨事奏聞朝廷既行家藏又為路為罪目之  
至千此臣聞此國事不可長觀致其愚何所不  
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  
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薦何宗元十議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知制誥  
兼南宮直學士知制誥奏臣伏見朝廷近制川  
路員缺並歸吏部注擬臣竊思朝廷近制川  
遠人材衆多若就本路差缺則士皆懷土重遷  
鄉邑可用之材朝廷莫得而器使也士雖在遠  
職此意聞命所然皆有不便千里觀光求用之  
法行數年未見朝廷非大擢用一人此乃如臣  
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修飾學古著文頗  
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文詞雅健議論審當臣  
聖恩降付三省詳看如有可採乞隨才錄用非獨  
廣育材之道亦以慰答遠方多士求用之意也謹  
奏聞伏候勅旨

事何去非撰文資狀  
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以進士六  
舉其詞理優長於論兵因問去非名與與不願  
其所對策詞理優長於論兵因問去非名與與不願  
武臣官去非不取遠年書見其所著述力有餘  
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衰興成敗皆出人意有補  
文事無施不宜欲望然本德者與與一武吏仍充  
如所舉臣等甘伏學聖慈特與與一武吏仍充  
奉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